# 王力先生的事迹和精神优秀范文最新3篇

来源：网络 作者：静水流深 更新时间：2024-09-17

*2024年是王力先生诞辰121周年，为缅怀王力先生的学术成就和精神风范，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王力先生的事迹和精神作文范文，感兴趣的快和小编一起看看吧。1984年的春天，84岁的王力开始编撰一部他心中“理想的字典”。这也将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

2024年是王力先生诞辰121周年，为缅怀王力先生的学术成就和精神风范，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王力先生的事迹和精神作文范文，感兴趣的快和小编一起看看吧。

1984年的春天，84岁的王力开始编撰一部他心中“理想的字典”。这也将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古汉语字典》。计划中的字典120万言，鸿篇巨制。诞生在抗战岁月中的这一宿愿，在他心中酝酿了近半个世纪，而他已垂垂老矣。这位84岁的中国语言学的奇才，那年春天开始，早上8点研墨，每天连续伏案8到10小时，任何与写作无关的事他不闻不问，只有助手和妻子拖他吃饭时才小歇一下。他以每天3000字的速度，朝自己“理想的字典”迈进。

——纪录片《大师 · 王力》

留学法国，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

王力，1900年出生在广西博白县岐山坡村。他7岁上私塾。先生讲《三国演义》，讲到慷慨激昂处，便拍案而起。王力由此爱上小说，也产生了他的第一个理想——当小说家。高小毕业后，王力因贫辍学，但读书不辍。夜晚无油点灯，每天就着月光读书。书读了很多，但一副深度眼镜也因此伴随了他一生。

1924年，带着别人帮他凑的120元小洋，王力踏上了求学之路。王力先就读于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国学专修班。他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小说，既是勤工，也为追求文学理想。但一年后王力却因反对校长搞帝制复辟活动而被开除，转入章太炎当校长的国民大学本科学习。

1926年夏天他报考清华国学院，师从赵元任。国学院有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王国维对这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说：“我原来爱好文学，后来为什么研究古文字和历史呢?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为着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王力跟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学语言学。国学院毕业后，王力接受赵元任的建议，去了当时世界语言学的中心——巴黎。

在法国学习是自费的。王力想卖文为生。他开始翻译法国文学。商务印书馆接受了他的译稿。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编审是叶圣陶。叶圣陶先生对他的书评价很高，他认为王力的文章“翻译得雅，文笔非常好”，所以叶圣陶先生说：“他的书来一本我们出一本。”后来王力在法国的学费就是叶圣陶先生给的。

王力于1932年归国回到清华，教授语言学课。课余仍为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丛书撰写希腊、罗马文学专书，翻译《莫里哀全集》等外国文学作品。按清华的章程，专任讲师两年即可升教授。但第三年王力却没有等到教授的聘书。他去问朱自清，朱笑而不答。然而朱先生的这一笑却令他知耻。他反躬自省，向“翻译家王力”告别。

不久，他写出了语言学研究的力作《中国文法学初探》。王力回忆，朱先生看了就很满意了。于是他在第四年被聘为教授。

颠沛流离之时，仍不忘学术研究

当代音韵学家唐作藩在采访中说，“王力认为过去编的字典，都不是很理想，比如《辞源》、《辞海》，他觉得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罗列词义，不分主次，不分历史。”

1930年代王力刚从国外学习回来，看到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他感觉到大部分都是套英语语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没有文法可言，王力沉痛地写道，“近年来，大学生的文字不通，已成最普遍的现象。一个大学生不能正确地应用本国的文字，在西洋是很少见的事。从前的人喜欢用古人的熟语，不合传统习惯的就叫做不通，所以中国文法就在冥冥中受了保护。现在呢，大家趋向解放与自由，于是中国文法也像中国人的道德一般地彷徨歧路，有破坏而无建设。”

1935年，王力呼吁政府支持中央研究院或教育部牵头制定一部标准文法。他认为5年可以制成草案，3年精细修订，“8年之后，我们将有一部文法。”尽管想法很好，作呼吁的也远不止王力一人，但这样的工作却迟迟没有启动。第二年，王力写了《中国文法学初探》，倡言抛弃模仿，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工具，从汉语的现实中寻求语言规律。此文几乎是他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宣言。

对一种语言规律的研究，必须从该语言的实际中来。但实际的汉语，同当时的社会一样，动荡而复杂。文言、半文言、白话和欧化的白话，还有千差万别的方言，都令人无从下手。王力认为，“这是艰难的一种工作，比之依傍西洋语法者，多费百倍的踌躇”。

但就在这时，卢沟桥枪响了，日本全面侵华。北平沦陷，王力随清华一起流亡南下。流亡路上，王力愈加感受到中国文化学术和人民所陷入的危境。两个月的跋涉，王力一家到长沙。全部家当就是些衣物，几乎无书可读。

1937年10月的一天，王力在长沙的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一部《红楼梦》，版式古雅，很是喜欢。王力蓦然悟到，《红楼梦》是较为纯粹的清代北京口语，不正是语法研究理想的材料么。他在惊喜中买下了这部书，并购得另一部清代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

汉语言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傅雨贤在采访中谈到了王力买书的细节。“他觉得这个材料非常宝贵，一个是，对象很明确，没有方言的杂芜，还有就是没有古代汉语的杂芜，所以买了这两本书，还没有到昆明之前他已经开始在研究了，”傅雨贤说，“他把这两部著作的所有用词造句的规律，一个个的做卡片，之后就进行归纳整理，突破了《马氏文通》沿袭西方的框架的毛病，完全从汉语实际出发。王先生发现，词法是次要的，因为我们汉语没有什么形态变化，不像英法德俄语这些，形态变化多，所以那些外国语都是以词法为主，他说中国以造句法为主。”

后来王力一家辗转来到昆明，在昆明龙头村的岁月里，王力白天备课授课，晚上写作。点不起煤油灯，他点豆油灯，妻子夏蔚霞在旁借点光亮编织毛衣。一个月能织五件，贴补家用。到80岁时，这艰难的时光仍历历在目，王力赋诗赠妻：“七省奔波逃猃狁，一灯如豆伴凄凉。”就在这样的境遇里，整整5年，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问世。随后两书普及本《中国语法纲要》完成。到这时王力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如第一次给出了语法的定义：“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

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敬敏说，“这3部巨著是奠定了我们国家20世纪40年代当时传统语法的学术基石。王先生是第一本，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部书。”

建设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王力一夜未眠。在抗战流亡的艰苦岁月中，王力的研究已经在语法、音韵、词汇、诗律、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并计划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王力著文：

咱们对于抗战建国，没有必胜必成的信念则已，否则咱们应该料想到中国语文有兴盛的一日，那时节，汉语虽不一定能像英语一般走到人家中学的黑板上，至少人家的大学里也会有汉语一科，和英法德俄诸语并重。那时节，咱们有没有像《牛津字典》一样的好字典给人看?有没有像叶斯珀生或泊尔姆的英国语法一样好的中国语法给人家看?中国语言学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我希望将来中国语言学界人才济济。

刚复员的中山大学聘王力做文学院长，他提出的任职条件是，办一个语言学系。果然中大由此建设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王力设计了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延请了方光焘、杨树达、商承祚、岑祺祥等名家执教、讲学。他自己除了授课，甚至还检查楼道、厕所的卫生。

1950年，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中国第一批语言学大学生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毕业。到1953年，4个年级在校生只有13个。到了夏天，7名学生毕业，实属盛况空前。王力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

到了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政府开始大力推进文字改革以及各类扫盲和文教工作。这一年语言学系破天荒地招了两位数的学生。新生刚入学，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又整体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学生李炜在采访中说，“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个合并，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大学汉语言专业，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样子，对整个语言学、语言学界，他都功不可没。”

白天打腹稿，夜晚写书

王力一方面支持应用和普及，同时又坚持基础研究，他认为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词典学和实验语音学以及继承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期王力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编撰成书，同时也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汉语史研究生。

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力的研究和教学戛然而止。

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说“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值”，“如果为狭隘的功利主义所蒙蔽，急功近利，中国语言学就不会再有发展的前途。”但王力因此受到批判。这位60多岁的老人被抄家、批斗，书稿查封，被发往煤厂拉煤劳动改造。日记中他写道，“不容于世”，“不见谅于骨肉”。“变化如此大，殊为痛苦不堪”。

但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被允许回家时，他便在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把白天劳动时打的腹稿写下来。“文革”一结束，他拿出两本书稿，一本《诗经韵读》，一本《楚辞韵读》。“文革”后王力还修订了《汉语史稿》，1950年代撰写的这部著作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大框架。最后在他84岁时将《汉语史稿》扩充和修订成《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他为此用去了整整7年的时间。

1979年11月王力教授参加全国文代会，与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林庚、吴祖湘、杨晦、王力、王瑶;后排左起：谢冕、段宝林、刘绍棠、费振刚、宋士杰、赖林嵩。

“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

当代语言学家詹伯慧在采访中感慨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你怎么样，我的事业只要我生存一天我一定执着地追求，我有我做人的宗旨，我有我做人的目标”。

王力25岁学英语，27岁学法语，到了50多岁，还跟学生们一起学俄语，直到他80岁的时候他还听日语的广播学日语。“文革”结束那一年，76岁的王力写诗送给自己：“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为了把十年时间补回来，王力到后来更加倍地工作。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演讲、约稿统统来者不拒，甚至对向他求教怎么写信，怎么学普通话，学外语，学拼音，他都勤勉地一一作答。

1954年进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工作的曹先擢谈道，“接受普通话异读字审音这个工作时，他已经是83岁高龄了，审音表发表后不到半年，他就去世了。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所以我非常感动于他的精神。”

1984年王力生平最后一次回到中山大学。中大邀请他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演讲。5000人座位的纪念堂，竟来了12000人，把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傅雨贤回忆说，“他一看密密麻麻那么多人，他很感动啊!84岁了，结果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专业课一次12000多人听，中国教育史上没有过，我估计世界教育史上也没有过，而且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公开课。”

1986年，王力辞世，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直到去世之前，王力每天还在从早到晚坚持工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张双棣回忆说，“后来他在一张纸上，一个信封上写着，‘张双棣答应帮我写亥集，我做什么呢，整天疲劳。’这是他的绝笔。”

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10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在北大设立“王力语言学奖金”。这是“文革”后最早的个人捐赠学术奖金，而他本人至今仍有“孤独而尊严”的美誉。

王力先生是广西博白县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杰出的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和诗人。在国内外久负盛名。由于我对文学的爱好，早在中学时期，就读过他的一些书，上大学后上诗词课，每当老师提到王力这个名字，我都为广西出了这么一位文化名人、语言学大师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

近些年我潜心从事桂学研究，对广西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力的人物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和解读，对王力先生的生平事迹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入了解。那年在修建桂学园时，我们把王力先生作为桂学代表人物，为他立了一尊铜质雕像。

王力，字了一，于1900年8月10日出生在博白县一个普通的家庭。他是个奇才，14岁那年因家境贫寒辍学在家自学。24岁独自到上海，先后入南方大学、国民大学学习，26岁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赵元任等，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教授，并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务委员等职。他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逾半个多世纪，在汉语语法、音韵学、词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等领域有独到见解，突破诸多。撰写了近1000万字的学术论著，出版专著40多部，发表论文200多篇。在国内外都有深远的影响。王力先生一生还致力于语言学教育事业，在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一批批语言学专门人才，为我国语言学事业的研究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广西自古虽地处偏僻，但仍出了不少名人志士、文人墨客，近代王力先生便是杰出代表。一个能孕育丰富、充沛的文化硕果的民族，必然有丰富多彩的生活、精神昂扬的人民、培育出杰出的人才，历史事实增添了广西人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与自豪!

自我走上文学之路后，读过王力先生不少散文和诗歌，特别是抗战时期的诗文。他创作的诗歌和散文大都收集在《龙虫并雕斋诗集》《王力诗论》与《龙虫并雕斋琐语》里。读王力先生的书感觉津津有味，因为除给人以理性的享受之外，还有一种无不言壮的人生感悟与真实生活的回味。王力先生无心当作家、做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读了使人心悦诚服。他早年在法国曾用旧体诗翻译过《恶之花》，在译序中写道：“为信诗情具别肠，平生自戒弄词章。”他还常说：“会讲格律的人自己不一定是诗人，正如同会讲运动规则的人不一定是运动健将一样。”暮年的他依然感叹：“自愧庸才无寸功，不图垂老受尊崇。”王力先生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语言学大师、散文家、诗人，曾被誉为抗战时期学者散文三大家之一。但他却如此谦逊虚怀，我们为他这种高尚品质深感敬佩。

王力先生自幼即诵读唐诗、练习书法，写得一手好字，所遗手迹，自成风格。王老书法既继承传统书法工整秀丽书风，又独具学者书家精致典雅的个性，朴质而不拘谨，洒脱而有法度。据说他的讲义全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成，一笔一画都是功夫、一招一式都是积累。凡爱好书法的人都知道，书写蝇头小楷是件难事，王老能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可见功底不浅、毅力非凡，每个字里都透出他对治学和育人的敬业与刻苦。

1984年，王老已84岁高龄，应邀回广西为桂林写下长联：

甲天下名不虚传：奇似黄山，幽如青岛，雅同赤壁，佳拟紫金，高若鹫峰，穆方牯岭，妙踰雁荡，古比虎丘。激动着倜傥豪情，志奋鲲鹏，思存霄汉，目空培塿，胸涤尘埃，心旷神怡消块垒;

冠寰球人皆向往：振衣独秀，探隐七星，寄傲伏波，放歌叠彩，泛舟象鼻，品茗月牙，赏雨花桥，赋诗芦笛。引起了联翩遐想，农甘陇亩，士乐缥缃，工展鸿图，商操胜算，河清海晏庆升平。

此联后在《北京日报》刊载，得到众多学术和楹联书法界学者书家的好评。桂林市园林部门用木料精工雕刻，置于七星公园月牙山小广寒楼门前廊柱上。凡看过这副长联的人，都赞不绝口。长联把桂林的自然景观和今日之风貌赞美得淋漓尽致。上下联不论内容、词句、韵律、对仗都非常工整，书法远看清丽而大方，近赏潇洒而自然，从中不难看出王力先生诗词、书法和楹联深厚的功底，也体现出他对家乡的深爱之心、怀念之情。这是他留给家乡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桑梓之爱，人皆有之。王力先生对广西的深深情怀多流于生机勃勃汉字之中，写了不少佳作诗篇。乡愁是中国文化最深厚也最动人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根。王力先生的一些作品，表现出一种久远的乡愁情怀、不衰的传统文化魅力，值得我们广西人敬畏与学习。

鲁迅先生说过，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王力先生是一个从南流江畔走出来的年轻人，而后能走进世界语言学金碧辉煌的学术殿堂，成为一代宗师，非一日之功、一蹴而就，是他艰苦奋斗、刻苦钻研、勇敢攀登、不懈追求的结果。早期他为养家糊口，长年在外乡教书，后来到外求学都省吃俭用。1927年去法国留学，由于是自费留学，加上家底并不殷实，在巴黎面临着生存问题。后在恩师和朋友大力推荐和帮助下，为出版社翻译、给杂志社撰稿，以卖文稿换钱，走上一条勤工俭学之路。可以说，王力先生是依靠著书的稿酬，支付留法的费用，一年内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12部译作。据有关统计资料介绍，王力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的译作达17种之多。也正因他译作之高产，成为上世纪30年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文学翻译只是他的副业，其语言学研究的主业并没有荒废。他以惊人的毅力和才智，1932年顺利地拿到博士学位。

王力先生刻苦钻研学术的韧劲，在学术界是出了名的。对时间他是分阴必惜，生活节奏明快紧凑，但又从容不迫。每天只要没有学术活动，就一头钻进书房伏案笔耕，持续工作十多个小时。有学生问他，为什么有那么多宏富著作，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天才，不如说是勤奋造就学问。”王力先生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成功的一生。

耄耋之年，王老依然宝刀不老，佳作迭出。他照旧每天坚持工作，不停地思考、写作。1983年5月，王老已83岁高龄，中华书局约请他编写一部《古代汉语字典》，他很乐意地接受了。每天坚持用毛笔在八开稿纸字斟句酌，开始每天能写两三千字，后来因患了白内障，只能借助高倍放大镜，才能写上一千来字。他常对身边的人说，暮年逢盛世，人生大快意事，说还有好多书要写，可以再出一百本书，真想多活几年啊!还写诗自勉：“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新篇。”每个人都愿意长寿，可惜岁月不饶人。王老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国家和民族文化事业，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体现了中华民族一代文化精英勇于担当、敢于探索、乐于奉献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的精神、气度和胸怀，将立之当世、传之后人，永远激励中华儿女去开创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的明天。

王力先生1986年5月在北京病逝。他临终前嘱咐子女：“要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王力毕生致力于知识创造，以别开生面的研究，用永不止步的创造力，用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端正的学风，铸造了一座令人无比敬仰的学术丰碑，最终撑起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蓝天。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在于突破局限进行超越，而这需要追求的勇敢，更需要的则是智慧。今天我们纪念王力先生，就要学习他这种无私无畏的创造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学术追求，从平凡中发现伟大，在质朴中发现崇高，在荒野中寻觅珍贵。像他一样，为国家和民族积极进取、淡泊名利，以勇于开拓的志气、勇气、灵气和锐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多贡献!

王力先生。

我于1959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读书。我们专业一年级的基础课有《古代汉语》，用的教材就是王力先生编的讲义。王力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主任，开头几节亲自为我们讲课，后来交给他的助手吉常宏先生授课，中途他花两节课时间专门为我们讲《如何学习古代汉语》。我知道王力先生是广西博白人，很想认识这位广西大同乡。他那时已是知名教授、语言学大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作为刚上大学的我，只能仰视，不敢同他说话，因此我一直没有道明我也是广西人。他住在燕南园60号院子，在不给我们讲课以后，再也很难见到他了。困难时期，有一天我在西南校门通往海淀的路上碰到他，他说要上馆子“打牙祭”，补充点营养。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广西，在自治区博物馆工作。1980年9月我去北京，在文物出版社为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辑《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王力先生的女婿张谷是我的兴安同乡，在《广西日报》副刊部工作，这时也出差北京，为“桂林抗战文化城忆旧”组稿，并采写“八桂飘香”稿件，住在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招待所。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约我利用星期天跟他去北京大学采访他的老丈人王力教授。

那时通讯落后，张谷临时有事改变了行程，却无法通知我。我依原来计划，于星期天上午赶到北京大学燕南园，敲开了王力先生家门，王力先生的孙女把我引到大厅见王力先生。先生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昨天刚开完会，今天回到家，书桌上堆有一大叠报刊和信函，他正在埋头处理，一封一封地拆阅。他抬起头来同我打招呼，示意我在他旁边坐下。我自报家门，说是他的学生，1959年冬在考古专业听过他讲古代汉语课。他问我毕业后到哪里工作?我说，回广西，在博物馆工作，这次是张谷约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他孙女插话说：张谷忙别的事，今天不来了，改日再来。我看到这个家很宽敞，但住的人很多，大厅里并排摆了好几张床铺，像个旅馆一样。王力先生有个女儿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当老师，这时也回家来了，家里显得很热闹。我看张谷没来，只寒喧了几句，就告辞了。

当晚我到人民日报招待所215号房找到张谷，问他为什么没去北大?张谷说，他拜访老干部去了。这几天工作很顺利，“桂林文化城忆旧”的稿子有了着落。先是找到夏衍，答应写稿，夏衍带了头，别的人就好办了。至于“八桂飘香”，他找到了莫文骅、程思远，都受到热情接待，刚刚就是莫文骅用小车把他送回来的。后来张谷独自去了一趟北大，同他老丈人叙家常，回来后以王力新近赠他夫人夏蔚霞的一首“情诗”为题写了一篇反映王力生活的短文。

1986年5月王力先生逝世，张谷到北京奔丧，我那时正巧在北京修改《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书稿。5月18日是个星期天，一早赶去北京大学看望老师，在海淀长征饭店吃过早餐后，从南侧门入校，路过燕南园时，碰到张谷在60号房前散步。他说，丧事已办完毕，胡启立等党政领导亲来吊问，一切都较顺利。家里在万安买到一块墓地，拟刻一块几百字的墓碑，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王力先生就将长眠在那里。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王力先生的事迹和精神优秀范文最新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为大家提供参考帮助。想了解更多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关注范文网。

本文档由站牛网zhann.net收集整理，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zhann.net站内查找